

大學東本

四書古義 共十九卷 合十冊

經說

儒家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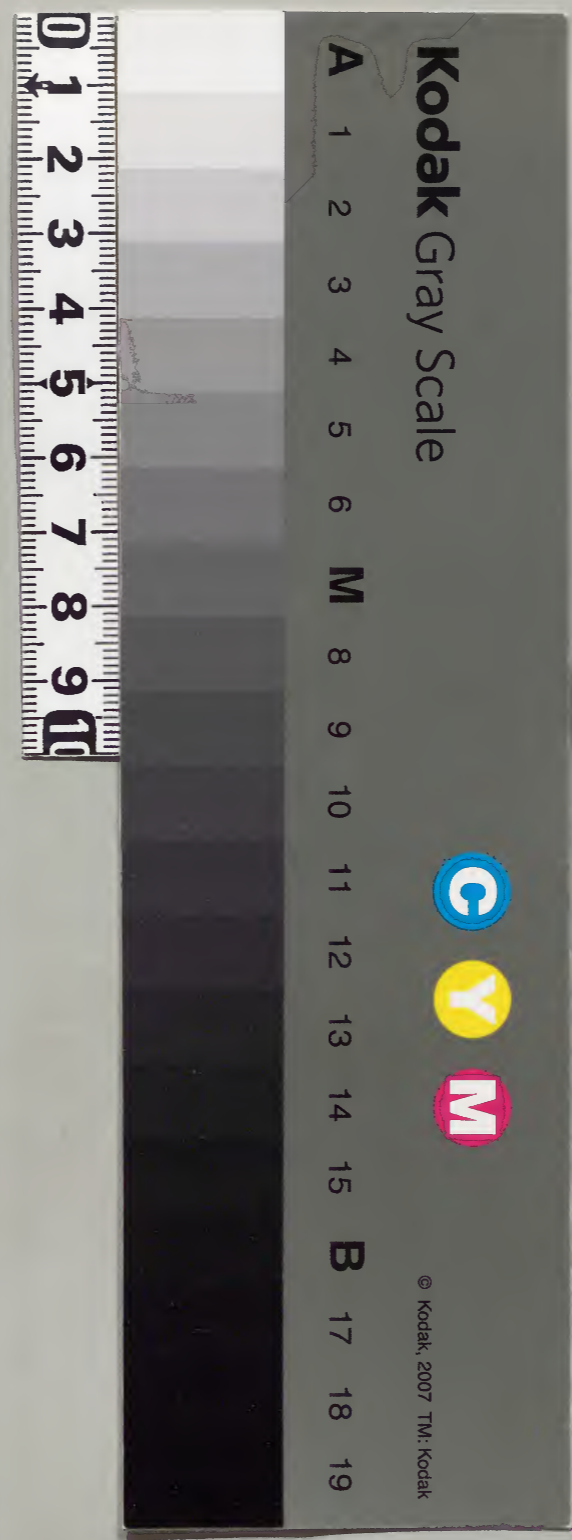
四書古義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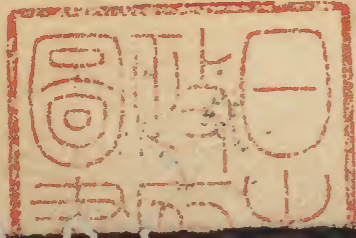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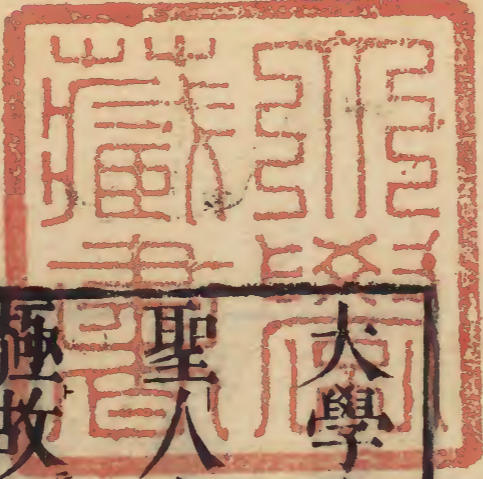
和書門	二八八
類	九三
架	七五
冊	一〇九

內閣文庫	和書
九函	二八八
一〇架	九三
二冊	七五
架	一〇九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8893
	冊數	10 ( 1 )
	函號	191 126

191-126





大學定本序

淺草文庫



聖人之道不出乎人倫日用之間而中庸為極故其為教也使天下萬世之人與知能行而未嘗窮其說以使人幾乎不可及也自詩書已來其說寢備而載鄒魯二書者昭然可見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一人之所知有限非質之往聖求之師資則無所準度故人

大學定本

序

古義堂藏

191-150

不可不學焉。然事有大小。務有緩急。天下之物。洪纖高下。日新月益。不可勝載。苟以有限之精力。而欲講無窮之理。則雖閱百世。而亦不能盡者矣。故聖人先其大。而後其小。急其本。而緩其末。務知關人倫日用之最要者。而未嘗以盡窮。凡天下之理。為事也。後之格物之說。則異於此焉。欲今日格一件。明日格

一件。以至於其極。則難矣。且人之所欲。無窮。聲色臭味之誘乎我。苟縱而莫之節。則放蕩。沉濫。無所紀極。故欲不可不節焉。然欲使根水無餘根也治其心。無所萌動。則斯身未亾之間。竟難見其端矣。故聖人以禮為準。以義為度。使凡接乎耳目者。動必由此。以進德。而未嘗以無一毫人欲之私為期也。後之明明德之說。則異

於此焉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難矣。通而論之。欲者人之所必有而易陷。故曰寡欲曰窒慾而未嘗曰無欲也。知者人之所不可不博者而難盡。故曰博學曰多識而未嘗曰窮。凡天下之理也亦豈欲精爽散逸。一心無主乎哉。唯曰篤於好善而未嘗曰鑑空衡平。一物不著也。後世之學專主乎理與心。故理之

大學定本

序

三

在事者不盡窮之。則無以拓吾心之量。物之蔽心者不盡除之。則無以明吾心之體。此居敬窮理之說之所以興而遂格物以窮天下之理。明明德以除一毫人欲之私。有誠意正心之說以維持彌縫之。以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加之語孟之上者為是故也。先人壯歲敦好宋學。尊信敬服。有踰鬼神潛究多年。稍

字朝入心ト云

子キニモウ  
クダラニ補フ

東居軒云云

末報ニ  
説

大學定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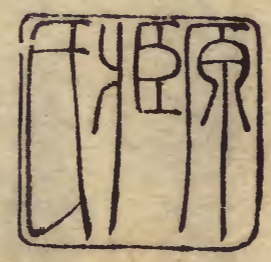
序

三

古義堂藏

疑其不然。專信語孟一書。以為羣經綱領。嘗著注解。後依門人之請。為校此書。因鄭氏古本。稍移動數節。間附管見。名曰定本。頃梓而藏之于家。仍序其大較。弁之于首云。

正德三年癸巳臘月日伊藤長胤謹敘



大學定本

洛陽 伊藤維楨 考定

潛按大鄭氏音泰則字從大。与上大極太伯之太同。其義朱子章句。小大學訓。大學為大人之學。則統如字音。度奈切。為對小之大。然禮記所云。大學者。比白言。先王之學。身所謂大禮大樂者。同其義。而非對小之大。故每言大學。而未嘗言小學。可見古者魚小大學之別。而其稱始于漢也。故今定本從鄭氏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鄭氏音泰。今從之。

明德者。謂聖人之德。光輝發越。至於幽隱之地。遐陬之遠。無所不照。易所謂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是也。及虞書贊堯之德。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泰誓贊文王之德。曰若日月之照臨于四方。皆此之謂也。觀下文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可見

矣。親民。程子作新民。新者革其舊之謂。二代書傳多說新字。下文亦有新民字。當從程子。至善者善之至極。若下文所敘仁敬孝慈信是也。言大學之道在斯三者。而明明德新民二者。又以止至善爲要也。○按明德二字。多見於詩書左傳。而至於論孟。則專以仁義禮智爲教。孝弟忠信爲要。而未嘗有一言及明德者。蓋以明德二字。其義甚大。唯可以贊聖人之德。而非學者之所能承當。不若以仁義忠信爲教之通上下。盡人道。而無遺漏也。至於以此爲人心之稱。則失其義益甚矣。章句解明德

曰。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蓋波泥明字。而不  
知本贊美聖人之德之辭也。觀康誥單曰德。堯典  
亦曰峻德。皆不言明。自可知矣。且虛靈不昧四字。  
本出於禪書。卽明鏡止水之理。而於吾聖人之書。  
本無此理。亦無此語。其相反不翅冰炭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  
此承上文而言止至善之效。

右第一章

大學一篇不出於明德新民止至善二者而

止至善即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故下章先論明德新民之義。而於止至善尤致其詳。蓋知本即止至善之要。而自誠意至脩身者。明德之至善。齊家至平。天下者。新民之至善也。一直寫下。首尾貫穿。義理相承。體統相應。是作者之本意也。愚故斷以為大學有三綱領。而無八條目。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自此至下文聽訟章。舊本誤在誠意章下。其間前後相錯者。皆從朱氏所定。

古註顧念也。誕。猶正也。義。伊尹戒太甲云。尔為君。當顧念奉天之顯明之命。不邪辟也。猶此也。之。此。恐正字之訛。

太甲曰。顧誕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誕猶此也。明命謂天之顯命。商書曰。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改夏正。即是也。言成湯雖既為天子。猶恐或失天之顯命。而顧念表正之也。○按章句曰。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此以天命做人性說。非也。明命即天命之福善。殃淫者。不可與性混說。下文引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曰。峻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皆以天之眷命而言。本文之意。甚明矣。此章本述明明德。而引天之明命者。蓋泛引詩書言。

論按古經書言德者多矣如大德至德玄德昭德文德懿德盛德俊德經德皆就其所專為說而稱贊之言其反則有昏德凶德悖德穢德之稱皆言其不善之行然則所謂明德云者不可不因其有明字以虛靈不昧訓之而為心之德也可從知矣

明諸語以敷衍明字之義耳古人引詩融活自在不必拘拘下章亦述新民而引其命維新此可類推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明者謂堯之聖德光輝發越無所不照也所謂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即其事也峻大也峻德言其至大明德言其至明各就其盛而言○按章句先解明明德曰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據此則明之云者在學者分上

可言而非所以語生知之聖也今虞書贊帝堯之德而曰克明則可知稱聖德之明于天下而非除物欲以復初之謂也然則明明德者其義亦可從而知矣

皆自明也

言欲其德之明於天下則在於先自明其德也

右第二章

此論首章明明德之義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盥頰之盤也言新民以新己之德為本也

類音論與韻同周書王乃泚頰水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極猶皇極民極之極謂至善也

右第三章

此論首章新民之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久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

詩文王之篇敬止謂敬其止也仁敬孝慈信乃善

之至大者此釋詩之辭下倣此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此以下說止至善之由。爾雅骨  
日切。象日磬。玉日琢。石日磨。學也。易。故比骨角。自  
脩也。難。故比玉石。○按章句。日切。以刀鋸琢以椎  
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磬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  
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磬之。治玉石者。  
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蓋以切琢為治樸之名。磬磨為成器之名。然爾雅  
日象。謂之鵠角。謂之鵠犀。謂之割木。謂之剡玉。謂  
之雕。註云。治樸之名。又日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

總音惠。錯銅鐵也。詩大雅  
尚可磨鑿而平  
錫音儻。以鐵為斷。凡木  
石有竹斧痕迹者。磨于  
之令平也。

字典云。凡器未成者皆謂  
之樸。爾雅云云。

**學**

謂之切。象謂之磬。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註云。治器  
之名。蓋治樸。謂治之有緒。治器。謂益致其精。章句  
所解。不知何所據。若義理。雖生於千載之後。猶可  
得而刊其繆。至若字訓。則從古傳授。皆有定例。今  
日不得新造其說。況爾雅永為字學之祖。則後世  
最不可捨其說。而新創義訓也。○又按如切如磬  
道學也。以下五十三字。本見爾雅。今太學全襲其  
語。以說至善之義。亦可疑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按宋史儒林傳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少慕諸葛亮為人自号長嘯後更以魯齊魯文憲嘗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具卓識獨見多此類也

本字預亨推蓬寤語曰大學致知格物致知之釋近時諸公欲移知止而後有定二節附於聽訟吾猶人也之下以補之而以克明千德節直接在此至善之句甚為直截足稱全書續說郭

詩周頌烈文之篇此承上文之終說止至善之效  
○自引淇澳詩以下至此舊本誤在克明德之上

右第四章

此論首章止至善之義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喪民志此謂知本

此首引夫子之言以明知本即止至善之要也○

此一節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言止至善之方也物者即下文所謂日意日心

日身日家日國日天下六者是也事者所謂日誠日正日修日齊日治日平六者是也○按此以下至於誠意章鄭氏舊本次第相承義理分明一無可疑者皆明本末先後之義乃述格物致知者也章句別立釋本末傳補格物致知傳大失作者之本意故今專從古本之次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大學子定本

古義

此承上文而列先本始而後末終之序也。欲明德於天下者，欲明德之明于天下也。致推極也。致知謂推致其心之所知也。格正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云者，即先本始而後末終之謂。指誠意等六者得先後之序而言。言物而不言事者，省文也。○按章句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非也。若如其說，則當曰：明天下之明德而不可曰明明德于天下。可知章句之解非本文之意矣。且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故聖人之於天下，脩己以安之，使其仰事俯畜，自由于禮樂教。

大學章句

古義堂藏

王心齋明人諱良字汝正泰別安豐場人有語錄一卷年譜一卷

智

化之中焉耳。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有能使舉一世之人皆全其虛靈不昧之體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耶？此勢之所必不能也。蓋其說甚過快而要之事實，則實不可行也。又解致知格物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此於本文不見所據。愚嘗著格物訓義一篇，後偶檢二程全書載明道先生一說及明王心齋著格物論，亦與鄙見合。皆於本文自有明據。若朱氏所謂窮至事物之理，其說雖不能無一般理，然證之本文，本無所考。蓋出其意撰而非作者之本旨也。夫知者固無

大學章句定本

古義堂藏

智

不知也。然審其事之本末先後而必先其本而後其末。務其急而忽其緩。知而無益者亦不必知之也。故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聖賢之意，亦可見矣。若朱氏之所謂是強學者，以堯舜孔子之所不能也，謂是乎非乎，其弊至今，鉄錮石確，牢不可解，實斯道之大厄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

此言先本始而後末終之效。○按格物者，審事之本末先後而正之之謂。故上言其序，而此言其效，不可闕一。若從章句八條目之說，則其次序節目上文既盡之矣，而復述此一節，是屋下之屋，牀上之牀，無甚意味。雖刪去之可也。故知格物者，正先後之謂，而非窮物理之事也。然則大學本非比列八條，斷可知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古註壹是專行是也，正義專壹以修身為

章句曰壹是猶一切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所厚亦帶本說。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結本文先本始而後末終之意。章句以此謂知本一句爲行文而又爲於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別有闕文尤非也。

### 右第五章

此論格物致知之義。○按格物致知卽止至善之要。故自此至篇終皆推言止至善之義也。蓋物格知至則於事之本末先後知之明

矣。故此章反覆推明其義而下章特論誠意之義以爲用工之始。章句比列八條承上接下相含以說。故以爲格物傳闕而取程子之意補之。尤無所據。且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而又於誠意傳釋云。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何哉。夫在格物時吾心之全體大用既明則是聖人之能事畢矣。豈容於其後尚有心體之明未盡而苟

焉自欺者哉。若謂有所未盡。則格致之時。不  
得謂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蓋晦菴之學。主  
張理字。故於格物致知章。立言自不得不如  
此。然於誠意章。其說自相矛盾。不免牽強補  
湊。說亦詳于下文。○章句云。大學始教。即凡  
天下之物。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  
於其極。又曰。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  
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宋學之全功。而  
後世學者。無不從事於此。然夫子之所不言。  
孟子之所不述。其言過快。而實足以誤學者。

孟子卷之四  
大學章句  
朱熹

膜。慕名切。秋名云。膜慕  
也。慕絡一休也。

設謂求至於其極。然其極不可得而至。謂表  
裡精粗無不到。然其實不可得。而到何者。宇  
宙之窮際。不可得而知。古今之始終。不可得  
而究。汎微之於萬物。凡其性情之變形。狀之  
別。聲音色味。其所以然之故。皆不可得而知。  
近取之於吾身。凡其皮膜之束。九竅之通。水  
穀吐納。其所以然之故。亦皆不可得而知。故  
聖人務知人倫日用當務之急者。而不知而  
不害。爲君子者。不必求知之也。故孔子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是已。學者不可不

大學章句  
朱熹

古註謙讀為憚之言厭也厭讀為厭黑夕閉藏負也

辨為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謙讀為憚此大學用功之始故特論誠意一事也意意思也謂心之所往來流注也誠意者誠心之所思也即孟子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之意憚章句曰快也足也○按章句以為意者心之所發也非也若使意為心之所發焉則是心本而意味心源而意委夫本立而後枝自茂源澄而後流自清自然之理也今不曰欲誠其意先正其心而曰欲正其心先誠

正

其意則豈非本末顛倒之甚耶然則不可以意為心之發甚彰彰矣蓋自天下而國而家而身而心而意自末之本後其末而先其本故欲正其心不可不先誠其意故敘誠意于正心之先也若欲就心之所發求誠則意思局促不復似聖門之教今講章句者徒悅其工夫之似密而不知聖門之學本可以從容盛大得而不可以緊急促迫求之也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言誠偽之在於中者。雖致飾乎外。終不可掩。以明君子慎獨之功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章句曰。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愚謂若使此篇果出於曾子之意。則傳十章。皆是曾子之言。奚獨於此稱曾子曰乎。由此觀之。則以大學爲曾子門人之所記。不可據信。矧禮記諸篇。稱曾子曰者亦多。豈皆曾子門人之所記哉。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確言

古註胖猶大也

右第六章

此論誠意之義。○按以下諸章。每首必揭所謂二字。兼兩事而論之。此章特舉誠意一項。不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者何哉。蓋前章聽訟。吾猶人也。以下至於此。謂知之至也。凡六節。既論格物致知之義。盡之矣。不待復覆述其義。故於是初揭所謂二字。特論一項。其意甚分明。然則大學用工之始。本在誠意一章。而此章之前。不復有格物致知章。斷然可知。而所謂格物致知者。乃審事之本末先後而

正之之謂亦可從而見矣。朱氏不察漫立補傳。殆爲古今一大聚訟。註解古書其難如此。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此言欲修其身當先正其心。故言治心之間不可使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等四者害其心也。○按正心之說非聖門之學也。蓋聖人之教專以仁義爲道。使人心歸嚮之。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也。故論語曰。道曰德而未嘗有言正心者。孟子雖屢

言心亦皆曰良心曰本心。指示行仁義之本而爲言。今大學不以仁義爲教而徒欲檢束其心不使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害之。是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秤無所審度焉。究其弊之所底亦將盡滅人心之用。其不可也必矣。語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今大學曰。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則此三益者皆是爲心之不正。夫子之言豈可非之哉。予以大學爲非孔子之遺書者亦以此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氏

林希元

宋儒誤以孟子所謂求放心者為攝收精神之謂。此所謂心不在焉者。即宋儒求放心之說也。語曰。發憤忘食。又曰。三月不知肉味。蓋聖人之心。篤於好善。故心專乎此。而或至於不照管他事。此所以為聖人也。若以大學律之。則是雖聖人亦不免放心。豈可乎哉。其詭孔孟之道。較然著明。不可得而掩也。朱氏林希元回護調停。強欲一之。何哉。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第七章

此論正心之義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之。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此言欲齊其家。當先脩其身。故言接人之間。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惰五者。不可有所辟也。○按教惰二字有病。書曰。不侮鰥寡。不虐無告。語曰。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侮。其雖平平人。豈可以教惰待之哉。公明宣稱曾子曰。宜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宜悅之。學而未能。由此觀之。大學之

公明宣。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云云。見小學內篇。統百古。戶。統。續云。南武城人。

書非曾子門人之所記明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頽。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第八章

此論脩身之義。○按章句於誠意以下。承上起下之間。纏繞牽扯。前後相侵。失作者之意。特甚矣。若如其說。則物格知至。既盡矣。又奚用誠意之功。誠意既盡矣。又奚用正心之功。正心既盡矣。又奚用修身之功。誠知非作者之意。今通而論之。推天下而本之於國。推國

批音車列家閱也

而本之於家。推家而本之於身。推身而本之於心。推心而本之於意。先之以格物致知者。知其本末先後。先其當先而用力於其本也。次第相承。意義接續。作者之本意。明瑩條暢。無復可疑焉。然脩身功夫。誠意正心而已外。誠意正心而豈復別有所謂脩身者哉。作者必欲比說六條。故既說誠意正心。復說脩身。若欲舉親愛以下五者之病。則列之於正心章可矣。於此別布列五者之目者。何哉。且聖人之教。以仁禮爲要。故語曰。克己復禮爲仁。

中庸曰。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此章不一發明。此意而專論心之偏處最足可疑。蓋學有存養焉。有省察焉。存養者。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是也。省察者。僂所以助存養之所不及也。存養猶服補益之藥。省察猶用攻擊之劑。此章專言省察之意。而不及存養之功。猶不服補益之藥。而專用攻擊之劑。其亦與孟子之學異矣。考亭之學。全出於此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至言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言有實心。則有實效。章句曰。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此非作者之本旨。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

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言能察入之心而宥人之過者恕之事也以此爲心則人樂從之故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句應上文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之意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之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鳩鳴之篇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第九章

此論齊家之義○此以下通上一節說政事處義理切近吾有取焉蓋得詩書所載先王之遺意其間亦多確言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論按此論天下之本在國蓋  
宗師首善之地天下之所取  
則也王者能治其國則天下  
化成老長恤治國之  
政恤寡孤獨者也與  
孝與弟不悖者天下化成  
之效不悖者民之不相背也  
非背上也謂之倍者如師死  
而遂倍之之倍非謀反逆也  
又按吾之所好人亦好之吾  
之所惡人亦惡之善惡二  
天下之心也故我以善道  
民則天下化之猶以矩度  
物則天下之方也所以君  
子有切象矩之道也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章句曰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此即孟子所謂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  
於掌之意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  
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節泛述上文絜矩之方○按章句曰身之所處  
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此非

聖人之旨也何者天地之化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雖寒涼溫熱無有所忒而其氣候之變或進或退  
不能無少差活物故也聖人之教人亦猶如此使  
入易行而未嘗窮其說而強人以難行之事故知  
道者之言近而易從不知道者之言遠而難從孔  
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又曰君子之  
道四丘未能一焉為此故也今夫上下四旁長短  
廣狹彼此如一乃非但堯舜孔子之所不能雖天  
地鬼神亦不能如此豈非其言遠而難從者乎大  
抵宋儒之於學要至纖至密毫無罅漏欲若堂中

磚徒官切与甄同

敷磚頭頭相合廣狹適均井然不紊蓋見死道理而不見活道理故也故議論雖可聽而其實難從持守雖可觀而終不免有把捉矜持之弊前章句所云使天下之人皆以明其明德亦此類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言峻良 積石良 踴盛良 師尹師也 刑也殺也辱也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助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恃而出者亦恃而入貨恃而入者亦恃而出

內者親之之辭外者疎之之辭

康誥曰維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害惟善以為害

康誥林之書二節皆言善之可尚善即所謂德也

大學定本

古義堂藏



舅犯以下四節專論用  
人之義兼上文兩節說  
善而言即有德此有人  
也

楚書楚語

舅犯曰。人無以為審。仁親以為審。

舅犯字子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人。文公時出。在

外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

以保我子孫黎民。政  
文趙康靖碑中所引句  
豆如右

壬辰四月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  
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程子云。當作  
急。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  
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大道猶言大方。言通天下而無所違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言理財之道。且言徒務財用而不好仁義則財非其有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烹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此通上節專言斂財構怨之害。○按義利之辨。儒

者之第一義也。義之與利。猶冰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相混。求利則不得由義。好義則不欲雜利。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也。蓋由義而行。則眾心悅服。庶民親戴。而自致安富尊榮之效。若徒以義為利而行。則是以利行。利則不得利。故行義以求其利也。其弊至於假仁放利。而與先難後獲相忤。詎止萬里。此學者之所當辨也。

右第十章

此論治國平天下之義。○按大學之書。蓋戰

津々○濞也○莊子庚業林之  
其中一一乎枕有惡

國之間。齊魯諸儒熟詩書二經。而未嘗窺孔  
門宗旨者。所作也。故其說學問處。固不能無  
詭于孔孟。然而至說齊家治國平天下處。則  
津津有味。蓋從詩書二經來也。然視之孟子  
之論王道。橫說豎說。自一仁字。紬繹來。意思  
周徧。效驗分明。大有逕庭矣。而後世註解。又  
雜以虛寂之見。意好之偏。而加之於語孟之  
上。則其為斯道之秦蕪坑。莫此為甚。唯熟  
讀語孟二書。能識孔孟血脈者。而後能諒予  
言。不至與孔孟之道相背馳也歟。

韶按行狀曰長澤純本  
之諸著大學定本

竹帛○前竊武傳。雖古  
一一所載丹青所画  
何以過子卿

鄭瑗  
管志道○万曆中人著大  
學測義

仙家所傳一一

右大學定本一册。依一門人之請。考定若  
此。凡改定古書。予素所不喜。何則。史之闕  
文。古人慎焉。在當時猶難於定。其紊亂。况  
以千歲之久。竹帛之所傳。而有能推其行  
文意脈。而會不錯者邪。然大學一書。本多  
錯簡。先儒二程朱氏。明鄭瑗管志道等。諸  
儒皆有改本。今不暇論。唯朱氏章句。列於  
四書。永為學者指式。竊以孝經本一篇之  
書耳。朱氏又分經傳與大學相比類。或以  
仙家所傳先天四圖為伏羲所作。則予固

北山先生

卷之三

不能無疑於章句。故今原作者之意爲之考定。又舉其益於孔孟之旨。與註家失作者之意者。逐一論議辨駁。糾繆正誤。聊附各條之下。其所未詳者。學者以意逆之可也。

峇貞享二年歲次乙丑夏四月洛陽伊藤某謹識

伊藤

伊藤

伊藤

